



白鹭飞过莲塘水库

虹浅浅



作者简介

虹浅浅，本名张艳华，鲁迅文学院第四届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培训班学员，2010年加入民刊《麻雀》作者群。诗歌曾入选《诗歌月刊》《广西文学》《红豆》《来宾诗歌八人入选》《2012年第四届广西诗歌双年展》《广西诗歌双年展精选集(2006-2016)》《广西文学诗歌双年展(2013-2014)》《2015红豆年度精选诗歌卷》等。

几只白鹭
落在我的家乡
莲塘水库
蔗林 稻田 浅水滩
湿地 芦苇 小虾米
我的家乡恰好拥有几项
适合白鹭落脚

白鹭们落在莲塘水库
像几个罕见音符
点缀在熟悉的乐谱上
平凡之地平添了几分高贵
平凡之地也将像
黄河水滚滚
秦岭霞悠悠
一样
被它们一一抛翅下

太阳壮大的余晖挂满天幕
静静的夜空派神灵下来呼吸

植物在时光中
趁着一场大雨
月亮般的光华脱离树荫
滑翔 优雅
飘到终点

宇宙边际回旋着
哒哒 哒哒 哒哒
大地积满一层又一层
另一边的拔节
咯吱 咯吱 咯吱
生命和弦中
直到再有一场雨
带它们优美旋转
飞扬
坠

飞

雁群飞
你也飞

雁群在苍山之颠
迎着晨曦雾霭
掠过湿地 海岸
湖泊里摇曳多姿的云
雁群翅下有春天
有白雪
有世世代代的血脉精髓

你在一个金属大壳里
昏睡
走出来
仿佛换了天地
揉一揉迷茫的累眼
一昂头
旋即淹没在人潮尘嚣里

山河涌动

高一点 再高一点
太阳风拂着道骨仙风
一些天使般的白云
蓝海般的内心
就是要接住流浪的小星星

一座座黛蓝色的
谷穗色的山脉
任光阴的气流轻柔

他们不是要去哪里
他们只是静静与碧空交谈
相敬如宾
相濡以沫
谦谦君子之风
你总会看到

令人多想
呼朋引伴
大家站在某个高处
俯视山河

春天也执着

春天也执着
美好也曾诉说
春天从海上来
在樱花里做了个梦
在洼地里环抱星辰
遇见阳光出走
遇见阳光折返
每个清晨每次到来
人间
树叶间的每一闪
凛冽 拥挤
都似灵魂的一闪

在湖上

在湖上
遇到风
也遇到阳光

在湖上
遇到静寂
也遇到大梦

时光从眼前
侧身过

那云

似兄弟
目光触上
便回一个安慰

他时常在流浪途中
驻足一个黄昏
在楼群之上
在烟火人间

人群卷舒似云朵
希望一阵风
将他们聚拢

引爆

好了
起步
飞奔
Go go 阿萨

你完成这个动作
多少人心底的一个梦
重重屹立在世界上
他们看到自己

在这个世界该有的影子
广袤寰宇中
半蹲踞 起立 箭一样出弦
他们在微博中发帖叫好

公元2012年5月4日之前
你还只是只疲惫的小流浪狗
落寞趴在角落
雅安市成为耀眼起点
和生命气场相近的生灵路遇
从此玩命般奔跑在川藏公路
剪刀弯、觉巴、东达、怒江、恶劣天气
1000公里都
一一抛在脚跟后

在热带雨林 遭遇一场热带雨

这雨
来得随心所欲 充沛
暗合自然法则

游人不干了
躲在屋檐下抱怨
着急着何时方能全身退下
这峻岭
赶回俗世
奔赴各自的缤纷晚宴

并未看见
林子深处
那群千年古树的裙裾边
森林仙子的果绿色宫殿
一场舞会非凡

雨多美
在这个世界挥着流苏
在叶片上弹奏曲乐
这热带雨林空灵静谧
天空隐含着蜜

代差皱纹

宋美蓉

滚烫。

但是，母亲的后妈却没有理会，也没有带母亲到诊所看病，理由是家里没有钱。没有办法，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体温直上直下，反反复复。那些日子，被折磨得动弹不得的母亲，心里想的都是死后的事，然后偷偷哭泣，黯然流泪。

可是，母亲命不该绝，挺过无比艰难的七天后，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

十八岁那年，母亲嫁了人，随后生下了我、弟弟、妹妹等八个孩子。母亲也渐渐变老，但勤奋努力、爱劳作的习惯却是始终如

一。通过她的辛勤劳动，不仅把八个孩子养大，而且孩子们个个都被送进学校读书学文化。

如今，我们都参加工作了，有当老师的，当律师的，当记者的，各行各业都出了人才，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可是，母亲仍然停不下劳作。六十多岁的母亲，即使已经到城里跟儿媳生活，她也要去找城郊的闲地，开垦种了菜。每天挑水淋菜，手脚勤快，母亲的菜地满足了一家人自产自销。

母亲的皱纹，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变得又深又老了……

母亲近来的皱纹有些多了，六十多岁的她，看起来像八十岁的老太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额头上皱纹的深度也慢慢从“小溪”变成了“大峡谷”，每当她挑着担子走进家门，我都不忍心直视，她这辈子受的苦可不少。

如今，母亲的模样与实际年龄有了二十年的代差，她的经历也许是其他人所没有的。

母亲自小丧母，不到十岁就开始跟着后妈，在寒冷的冬天里挑菜到集市上卖。那个年代，为了节约粮食，喝了两碗粥后就出门，中午没有食物可吃，直到把菜卖完，回家时，天已经黑了，肚子饿得咕嘟叫。饿，对于年幼的母亲来说，那是家常便饭了。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忍”。

其实，与后妈的生活并不容易，母亲早

早地学会独立劳作。上山砍柴、放牛、洗衣、做饭等活儿，在母亲看来，都是不教自通。在后妈的大瞪眼下，不想吃鞭子的她，不想做也得主动去做。她心想，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就不怕被雨滴对鞋。

现在的我们，也许不会明白母亲小时候的家境。她能活下来已算是奇迹了。有一年夏天，母亲从山上挑着柴火赶回家，路上突遇狂风暴雨。为了赶回家煮饭，她没有选择到岩洞躲雨，而是冒着雨一路小跑，跑了四五里路才回到家里。当她进门时，由于过度疲惫，直接就瘫倒在大屋的地板上。当晚，母亲发了高烧，额头像开水一样

镇住自己。这时已经过了早点，客少。赵

镇住自己。这时已经过了早点，客少。赵

“今天不上学吗？这是你家粉店？”

“今天周末，我在这打工。”

“你爸妈舍得哦，这么小就让你出来赚钱。”小女孩好像听出语气中的讥讽，低着头走开了。

“阿娘，我先拿早餐回去给我妈。”

走时没有忘记跟赵爽打招呼，说了声“阿姨再见”。

真是会享受生活，早餐有人送，楼都不下用，赵爽心里想着。但你想转正，没那么容易，看我怎么收拾你。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赵爽向老板娘打听这女孩的身世。

“老板，这小孩子这么小，你在用童工啊。”赵爽开玩笑说。

“我也不想用啊，但是看她实在可怜。”

“可怜，她怎么了？”

老板娘双手在碎花围裙上搓搓，坐到旁边桌前，慢慢说道：“早些年前，她妈上山砍柴不小心滑了一跤，甩下山，保住了命，却落了个下肢瘫痪，两年前，她爸开摩托

制，不让自己当众撒泼，心想抓住证据他才无话可说。王阳走到车边想开车，但手摸裤袋，好像找不到钥匙，又折回去。走到半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跑了过来，把钥匙给了他。王阳与这么小的女孩？不可能，赵爽随即否定。透过微弱的灯光，她看到二楼窗口，有一张秀美的脸，正在目送王阳。赵爽好像明白了什么，头一阵眩晕。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赵爽不想打草惊蛇，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睡客房了。

那一夜，赵爽看了一个晚上的天花板。

第二天，王阳又早起，拿了渔具准备出门，赵爽也起床，说要跟他一起去钓鱼，王阳说太阳太晒，劝她别去。赵爽嗯了一声，她另有想法，想悄悄地去逮个双，等瞄准了，让几个姐妹一起去。她没有心思吃早餐，开车直接去了那个小区。停好车，见到小区旁边就有一家生料米粉店，她进去点了一碗牛肉粉，就找门边位子坐下，想仔细侦探。一个小女孩把米粉端了过来：“阿姨，您慢吃。”“好。谢谢！”夹起的米粉停在半空，望着小女孩，赵爽愣住了——这个不是昨晚拿钥匙给王阳的女孩吗？赵爽很快

制，不让自己当众撒泼，心想抓住证据他才无话可说。王阳走到车边想开车，但手摸裤袋，好像找不到钥匙，又折回去。走到半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跑了过来，把钥匙给了他。王阳与这么小的女孩？不可能，赵爽随即否定。透过微弱的灯光，她看到二楼窗口，有一张秀美的脸，正在目送王阳。赵爽好像明白了什么，头一阵眩晕。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赵爽不想打草惊蛇，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睡客房了。

那一夜，赵爽看了一个晚上的天花板。

第二天，王阳又早起，拿了渔具准备出门，赵爽也起床，说要跟他一起去钓鱼，王阳说太阳太晒，劝她别去。赵爽嗯了一声，她另有想法，想悄悄地去逮个双，等瞄准了，让几个姐妹一起去。她没有心思吃早餐，开车直接去了那个小区。停好车，见到小区旁边就有一家生料米粉店，她进去点了一碗牛肉粉，就找门边位子坐下，想仔细侦探。一个小女孩把米粉端了过来：“阿姨，您慢吃。”“好。谢谢！”夹起的米粉停在半空，望着小女孩，赵爽愣住了——这个不是昨晚拿钥匙给王阳的女孩吗？赵爽很快

制，不让自己当众撒泼，心想抓住证据他才无话可说。王阳走到车边想开车，但手摸裤袋，好像找不到钥匙，又折回去。走到半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跑了过来，把钥匙给了他。王阳与这么小的女孩？不可能，赵爽随即否定。透过微弱的灯光，她看到二楼窗口，有一张秀美的脸，正在目送王阳。赵爽好像明白了什么，头一阵眩晕。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赵爽不想打草惊蛇，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睡客房了。

那一夜，赵爽看了一个晚上的天花板。

第二天，王阳又早起，拿了渔具准备出门，赵爽也起床，说要跟他一起去钓鱼，王阳说太阳太晒，劝她别去。赵爽嗯了一声，她另有想法，想悄悄地去逮个双，等瞄准了，让几个姐妹一起去。她没有心思吃早餐，开车直接去了那个小区。停好车，见到小区旁边就有一家生料米粉店，她进去点了一碗牛肉粉，就找门边位子坐下，想仔细侦探。一个小女孩把米粉端了过来：“阿姨，您慢吃。”“好。谢谢！”夹起的米粉停在半空，望着小女孩，赵爽愣住了——这个不是昨晚拿钥匙给王阳的女孩吗？赵爽很快

母亲种菜

陈冬梅

母亲节前，我想到了我的母亲，以及她用一生来经营的那块菜地。

记忆中，家里的田地可不少，每天，母亲除了忙田里的农活，还要去侍弄家里的那块菜地。家里的菜地不是很大，大概有两三分，被母亲平分成一畦一畦的，这畦种啥，那畦种啥，母亲心里都有一个精心制定的计划。一年四季轮种，菜地四季都是郁郁葱葱，家里每天都可吃到新鲜的蔬菜。

种菜首先要攒农家肥，肥料来源于自家的牛栏和猪栏。每到秋冬天气晴朗的日子，母亲就挑个担子，到田野里扯草根，一担担地挑回来堆放在院子里，堆成一大堆，晚上丢一些到猪圈牛圈里，半夜里牛把屎尿拉在稻草根上。这样五六天后，母亲再把草根和猪牛粪一起铲出来，推到茅厕里沤制。其间，母亲每天在上面倒盖上厨房里扒出来的草木灰。十天半月后，肥料沤熟，母亲还要大翻一遍，把草木灰、稻草根和猪牛粪搅拌均匀，然后挑到菜地里做菜肥。

我家菜地在距家一里外的小河边，从家里到菜地要经过一座10多米的石板桥，还要走两三百米的田坎，空手走路都费心费力，一不小心就会滑到田里。母亲个子不高，人又瘦小，一担七八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走在田坎摇摇晃晃的。夏季，稻田里的禾苗长高了，母亲一手扶担，一手拿着锄头把，或拿棍子撑地面，横着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到得菜地，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种菜之前，还要先进行翻锄菜地。为了翻得深，母亲一般用方锄翻锄。每一锄头都抖得匀匀的，偶尔有大块的泥团，母亲也要停下来用手捏碎。地翻好后，接下来就是平整、开行、放肥、撒种、盖土、淋水，如果种的是菜秧，母亲则用手指将泥土挖出一个个小坑，将菜秧小心地植入后才盖上肥料、泥土压实，然后再淋上定根水。母亲种菜放的基肥多，菜长得快，草也长得疯快。于是，每天黄昏收工后，母亲还要赶往菜地，除了摘菜，还要锄草、淋水、淋肥。

母亲的菜园很热闹。南方四季气候湿润，各个季节都有适合种植的蔬菜，当春天还云里雾里时，菜地里已春意盎然，经冬的大小白菜、芥菜赶圩似的拔节开花了，菜地里一片金黄，随后便再不寂寞。今天，你发现荷兰豆开出紫红的花朵，明日，四季豆也已结出了豆荚了；今天，你发现西红柿青涩难以入口，明日，它的面庞却会浮上一抹淡红。黄的菜花、红的辣椒、红紫的茄子，菜园子里蜂飞蝶舞，蛙叫虫鸣，清风徐来，菜香扑鼻。这时，流连菜畦间，掐一把菜花，割一丛韭菜，再摘几根戴着顶花的丝瓜，真是一个惊喜连着一个惊喜。

尽管母亲一茬接着一茬种着菜，但随着我们兄弟姐妹慢慢长大，每天家里粮食和青菜的用量也越来越大。每到夏天，田地里的农活让母亲忙不过来，于是菜地里的青菜也经常有供不应求的时候。为了让全家人每天都吃得到菜，母亲从后山砍来很多竹竿，在靠菜地的河面上全部搭上瓜架，在菜地沿边种上水瓜。水瓜根系发达，容易生长，产量还很高，每天母亲都可摘到五六个又大又长的瓜，晚上煮上一大锅甜美的水瓜汤，足够全家人泡饭吃得肚子滚圆了。

母亲的菜地，用翠绿连着四季，将一家人艰难的日子，连缀成一条曲折而又艰难的生命线。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岁月，最难熬的就是每年那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那些年月，青菜、豆角、水瓜，甚至喂猪用的红薯苗、豆腐菜，都曾经用来填饱我们成长岁月里的辘辘饥肠。看着我们吃饱之后满足的样子，母亲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沧桑。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家里的兄弟姐妹相继长大成家，分家或外出求学、工作，菜吃不完，母亲就叫村民来摘，或摘了拿去送给村民们。邻居们来摘菜，母亲都叫他们哪株鲜嫩就摘哪株：“自己菜地里长的，不值钱的，想摘就来摘。”

村上有一妇女，她家的很多块田地都和我们的相邻，耕作的过程中经常找母亲的茬。母亲送菜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以前的过节，把最好的、嫩生生的青菜也送给了她，这令我十分不解。母亲告诉我：远亲不如近邻，宽容待人，邻里才能和谐。我参加工作后，能吃到母亲种的蔬菜的机会就少了。然而，每次回家，母亲都要去菜地摘回一大堆青菜，把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白菜、豆苗、西红柿、辣椒……

我终于明白，母亲种菜，其实是在种一份勤劳淳朴的品质，种一份善良宽容的天性，种一份独守家园的温馨与宁静。



野果

(郭光前 摄)

小小说

王阳下乡驻村扶贫两年，回到市里刚被提拔为副局长，长得帅气，很有缘。他扶贫点村里有困难，都还习惯性地向他反映，或是找他帮忙想办法解决。老婆赵爽是扶贫办的，孩子上大二。

从农村回来，王阳的一些生活习性有了改变。戒烟了，酒也很少喝，名牌的衣物不买了，最近还喜欢钓鱼，周末只要有时间就去钓鱼，早出晚归，偶尔还夜钓到十一二点，但有一点不变，就是用的零花钱没少，而且偶尔还有增加，老婆问起，他总是支吾着应付过去。好友经常跟赵爽开玩笑说，你老公去钓美人鱼了。赵爽笑笑，不放在心上。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赵爽经常要加班，对老公也很少过问，各忙各的，生活也算平静。今天是周六，赵爽还得去加班，但老公起得比她还早，拿了渔具出门去了。

下午，王阳来了一个电话，说鱼正上钩，晚上再回去。赵爽吃饱便一个人出去散步，路过廉租房小区，一个熟悉的身影刺了她的眼——王阳。她心里“咯噔”一下，不知如何是好，赶紧躲进一个便利店，假装买一瓶水。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她努力克

制，不让自己当众撒泼，心想抓住证据他才无话可说。王阳走到车边想开车，但手摸裤袋，好像找不到钥匙，又折回去。走到半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跑了过来，把钥匙给了他。王阳与这么小的女孩？不可能，赵爽随即否定。透过微弱的灯光，她看到二楼窗口，有一张秀美的脸，正在目送王阳。赵爽好像明白了什么，头一阵眩晕。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赵爽不想打草惊蛇，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睡客房了。

那一夜，赵爽看了一个晚上的天花板。

第二天，王阳又早起，拿了渔具准备出门，赵爽也起床，说要跟他一起去钓鱼，王阳说太阳太晒，劝她别去。赵爽嗯了一声，她另有想法，想悄悄地去逮个双，等瞄准了，让几个姐妹一起去。她没有心思吃早餐，开车直接去了那个小区。停好车，见到小区旁边就有一家生料米粉店，她进去点了一碗牛肉粉，就找门边位子坐下，想仔细侦探。一个小女孩把米粉端了过来：“阿姨，您慢吃。”“好。谢谢！”夹起的米粉停在半空，望着小女孩，赵爽愣住了——这个不是昨晚拿钥匙给王阳的女孩吗？赵爽很快

制，不让自己当众撒泼，心想抓住证据他才无话可说。王阳走到车边想开车，但手摸裤袋，好像找不到钥匙，又折回去。走到半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跑了过来，把钥匙给了他。王阳与这么小的女孩？不可能，赵爽随即否定。透过微弱的灯光，她看到二楼窗口，有一张秀美的脸，正在目送王阳。赵爽好像明白了什么，头一阵眩晕。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赵爽不想打草惊蛇，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睡客房了。

那一夜，赵爽看了一个晚上的天花板。

第二天，王阳又早起，拿了渔具准备出门，赵爽也起床，说要跟他一起去钓鱼，王阳说太阳太晒，劝她别去。赵爽嗯了一声，她另有想法，想悄悄地去逮个双，等瞄准了，让几个姐妹一起去。她没有心思吃早餐，开车直接去了那个小区。停好车，见到小区旁边就有一家生料米粉店，她进去点了一碗牛肉粉，就找门边位子坐下，想仔细侦探。一个小女孩把米粉端了过来：“阿姨，您慢吃。”“好。谢谢！”夹起的米粉停在半空，望着小女孩，赵爽愣住了——这个不是昨晚拿钥匙给王阳的女孩吗？赵爽很快

制，不让自己当众撒泼，心想抓住证据他才无话可说。王阳走到车边想开车，但手摸裤袋，好像找不到钥匙，又折回去。走到半的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跑了过来，把钥匙给了他。王阳与这么小的女孩？不可能，赵爽随即否定。透过微弱的灯光，她看到二楼窗口，有一张秀美的脸，正在目送王阳。赵爽好像明白了什么，头一阵眩晕。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赵爽不想打草惊蛇，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睡客房了。

那一夜，赵爽看了一个晚上的天花板。